



黄河壶口瀑布 ■杜晓荣

诗抒胸臆

父亲的土壶

■狄火勤

我带走了那把土壶
也带走了家乡的土茶经
只留下父亲在墓里安静

幼年偷喝过土壶里的茶
往心里钻的苦涩
不明白父亲为什么钟情
今天明白了
茶是要有岁月承载的
少年不识滋味
也识不得茶的苦劲

家乡的土里
可以随手捡到土壶的碎片
那是被忧愁压碎的日子
这把极普通的土壶
秦汉老碗般的粗硬
因为守望回甘,所以长命

人走了,人生会留在壶里
手汗捧摸的油光
相濡以沫的渍印
无论奔忙,无论歇息
安慰了岁月的烟火
告诉你沉在壶底的淡定

捧起土壶泡一次茶
思绪引向家乡茶岭
水随壶形,茶为水兴
芽叶改变着水的意义
也改变着饮者的心
喝茶就是端起放得下
土壶,就成了常看的风景

小城之夜

■陈田

黑夜是梦的腹地
月在空中沉寂
显出千年的淡定
我是夜的路人
小城的街灯有眼
树木有耳
它们保持缄默,只听,只看
夜行人在静谧中痴痴地凝望
捕风,捉影
月光越过了谁家的窗台
谁又进入了别人的梦境
忽而 阴云太浓,月隐去
小城撑不起一个黑夜的
重量
我始终在等待
体味沉睡醒来的脉动

文苑投稿电子信箱:
zfk@yptimes.cn, 欢迎投稿

杨浦人文

另一种叙事记忆:工人子弟(十一)

■管新生 文

1

我曾经无数回自嘲为“踏烟烟火十三载”的炉前工,其实并不完全如此。刚进厂时,我是分配在二车间作压延工的——就是在冷轧机前操作铝箔压延。记得当年有个不大识时务的工人写了两句打油诗,大意是说铝箔卷子长又长,我的生命跟随它流淌。

万万没想到,此君的文学才能虽然显现了,但居然一夜之间一不小心“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恶狠狠地大大出了一回风头——被揪上了厂部阶级斗争的大会场挨了史无前例的批

判。半年后,正值战高温季节,我们这些新工人临时性抽调到了炉子间三个月——按今天的说法,很美丽地被称之为“志愿者”。一打开炉门,烈焰奔腾三千丈!绝对野蛮绝对壮烈,真是个体火炼人的好场所。不料三个月的亲密接触,竟让自己义无反顾地投入了炉子间的怀抱,一干便是十三年,直到调往了教育科方才依依惜别。

为什么要做炉前工?

这在今天便成了一个很蹊跷很诡谲的问题,而当年谁都不会想到如此事关智商的问题。后道工序车间在高温季节是恒温42℃,两台轧机三个人大轮班轮流转,平均一个多小时才轮到休息,什么该有的额外待遇也

没有。虽然相同时间段的炉子间恒温高达72℃,但可以二十分钟对换班休息,每天优待你两大瓶防暑降温的盐汽水、厂部食堂一客最高价位的免费高温餐,一年还能发放一双牛皮工作皮鞋——那年头,这是一双可以出客的时髦货,丝毫不让崭新的工作外衣,能够让男小因光鲜鲜穿到丈母娘面前去,那是一种时代的荣耀,一种工人阶级的骄傲。更让人仰慕的是,一般干部定粮每月28斤,车间工人30—32斤,而炉子间头上出角,定粮每月高达42至45斤。因为它是高强度劳力。

除了这些物质方面的巨大诱惑力之外,加上那个年代的年轻人脑子

没进水偏偏进了火,认为火热的炉子间是最能锻炼革命青年的地方,人人都有轰轰烈烈的英雄梦,虽然够不上雷锋欧阳海蔡永祥刘英俊麦贤得的级别,但谁都期盼着能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干出一番绝不平凡的业绩。至今仍有一位鞍钢工人诗人当年的诗句在脑海里跳跃:打开炉门喷薄而出红日一轮/鼓风机吼哑了嗓门/每一升空气烫得发辣/每一根汗毛挑一颗汗珠/炼钢呵也在炼人……

铝材厂的熔铸车间恰恰具备了这所有的英雄元素:奔腾的炉火、狂吼的鼓风机、发辣的空气、闪烁的大汗珠子。我算是真正领会到了大汗珠子从头顶心的每一根头发根喷涌而下浩浩荡荡滚过胸脯背脊腿大腿直到脚底心是个什么样的滋味,那才叫一个爽!才叫一个工人阶级!

到了战高温结束,十个志愿者中倒有九个愿意留下来不走了。

抗战记忆

走进东北沦陷史陈列馆

■郭树清 文

东北沦陷史陈列馆位于长春市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充当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时的宫殿遗址东侧,它以大量详实的历史图片、文物以及历史见证人的证言等音像资料,诉说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犯下的滔天罪恶。在国家危难之际,东北人民坚持抗战,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气节。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我国东北的战争。由于国民党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日军长驱直入,数月间就侵占了东北的大小城镇和战略要地。1932年3月,日本侵略者一手炮制的

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成立,辽阔富饶的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肆意掠夺资源。

9月下旬的东北,阵阵秋风中已带着寒意。当我们来到东北沦陷史陈列馆,面对那一件件实物,一幅幅照片,一行行文字,一组成珍贵的史料,无不义愤填膺。

那一个个生动的故事里再现的当年东北民众和东北军抗日壮举让人激情满怀。“九·一八”事变后,广大东北民众和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自发地组织起各种名称的抗日武装(统称为义勇军),到1932年夏,已发展到30万人以上。义勇军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其大多来自农民,还有来自原东北军和公安警察部队以及知识分

子。义勇军发展之迅猛,参加阶层之广泛,在东北历史上前所未有。

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无数志士为国捐躯。他们的英雄壮举鼓舞着中国人民奋勇前进,有力推动了抗日斗争的发展,并有效牵制了日军,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在民族危亡的严峻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级党组织始终是领导抗战的坚强战斗堡垒。从1932年初开始,满洲省委陆续派出杨林、杨靖宇、童长荣、赵尚志、冯仲云等同志到各地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相继创立了磐石、海龙、延吉等十余支抗日游击队,并加强了与其他抗日武装的团结与合作,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从

1936年春到1937年秋,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这标志着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在漫长的岁月里,面对几倍甚至数十倍日本关东军的大规模军事讨伐和严密经济封锁,东北抗日联军没有后方支援,粮弹两无,严冬时,战斗在零下数十摄氏度的林海雪原,以草根树皮为食,开辟了东北敌后战场,万众一心,浴血奋战,团结奋斗,他们用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信念,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诗篇,用奋勇抵抗、坚强不屈的意志铸就了一座座精神丰碑,为赢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记住这惨痛的历史,不忘国耻,警钟长鸣,不忘过去的苦难和奋斗,永远感念那些为人民献身的英烈们,奋发图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杨浦记忆

控江中学忆旧

■邱伟坚 文

我是1969年上的初中。上点年纪的人知道,那年头进中学都是按地区就近分配的。当然也有例外的,记得临小学毕业前,教导主任蔡老师喊住我和另一个同学,说我们学校有两个交大附中的名额,学校考虑让你们去,回去和父母商量一下,过几天给我答复。

学校肯定是好的,无奈因为学校

是寄宿制,食宿和交通费每月要多花上十来元钱,在那个年代是笔不小的开销,父母听罢无语,我们两个只好打了退堂鼓。

踏进校园才知道此时心目中的控江中学,与原有的形象已经大相径庭。校门左侧是三栋独立的两层教室楼,楼与楼的间隔空地本来布满绿树草坪,如今全部开辟成了蔬菜地,浇下的大粪恶臭熏得教室里的学生

直捂鼻子;老师办公楼的西侧本是学校的玻璃棚花圃,现在被改成饲养场,里头猪圈羊栏兔笼鸡窝鸭棚样样齐全。走过路时常听到里头鸡鸣猪嚎,与围墙外的唐家塔生产队的饲养场遥相呼应。最荒唐的是学校原来的足球场摇身变成了水稻田,听老师说造这个足球场是用砂石作垫层的,为开垦成水稻田先将草皮铲掉泥土挖去,还要将下头的砂石全部清理掉,委实是花了不少功夫的。

但是,学校的许多老师还是给我等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随着年代的远去而愈发清晰。徐雪薇老师本是教俄语的,后来改教英语,并任班

主任。正是批判“师道尊严”的年代,曾目睹她受了气回到办公室,伏在桌上伤心抽泣,但只要上课预备铃声响起,马上就擦眼泪抖擞起精神,又拿上课本走向教室。顾国治老师是负责学校教务工作的副主任(即副校长),他把心思全部放在学生身上。1971年全国有组织地在重点基层开展宪法修改工作,控江中学也成立了一个修改小组,他专门邀请了两位学生代表一起参加老师们的讨论……

尽管我的中学年代有许多遗憾和痛苦的记忆,但因着这些老师的缘故,这一段沧桑经历于我也有细细咀嚼的滋味。